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廣東新語 第五卷 石語

○韶石 粵東之北之西北皆多石，其所為山皆石也。居人所見無非石，故皆不以為山而以為石。蓋自梅嶺以南，隴關以東，千餘里間，天一石也，而石外無餘天，地一石也，而石外無餘地。巖巖削出，望之不窮，其高而大者以千數，小者紛若亂雲，亦無一不極其變。石多中空，或一峰為一洞，或數峰相連為一洞，此出彼入。四際穿漏，外視之皆無所有。色青藍，間以白理，雨後若新染然。花木蒙茸其上，恍若錦屏，是皆絕奇石也。然尤以韶石為大宗。韶石在韶州北四十里，雙峰對峙若天關，相去裡許，粵人常表為北門。旁有三十六石環之，一一瑰譎無端，互肖物象，各為本末，不相屬聯。有記其狀者云：「韶石前後怪石相望，直若危柱，削若堵牆，圓若廩囤，半削如E 9，首尾翹翹似舟航，方幅如布帆，廉起如簷宇。」約略盡之。大抵韶之山多奇，而韶石為最，若雙關又韶石之最。他處石亦多詭，特以所處幽邃，故罕知名。然大抵形如火燄，森立崖谷間，以千萬計，光芒四射，與日精爭烈。蓋吾粵處天下正南，其位丙午，火之奧府在焉。故火之山居十之六，水之山居十之四。火之山純乎石者也，故多中虛而成巖洞，離之象也。韶石皆空心，竅穴相通，風入其中，大小聲一時響應，簫韶遺音，猶可彷彿其一二也。東北一里有逃石，高三十餘丈，廣圓五百丈有奇。相傳從武城逃來，臨江壁立，與韶石相麗。語曰：「蓬萊一山，合於羅山。東武一石，附於韶石。」蓋謂此。大抵粵之山，羅浮最名。粵之石，韶石最名。浮傳於羅，逃依於韶。是皆能得其所主者也。

○大英石

大英石者，言乎英德之峰也。英德之峰，其高大者皆石，故曰大英石。蓋地至英德，有石而無土，土不生於英德，石獨生焉。其為狀多直而少橫，每一直石起，輒至數千百仞，各自為根，不相緣引。一石一峰或數峰，峰無餘石，石無餘峰。卑者不相附，高者不相摩，卑者或側出而多歧，高者必轟堅而特乾。蓋自英德至陽山，數百里相望不絕，皆直石之為怪。而英德之峰奇而野，陽山則奇而秀，英德之峰少樹，陽山之峰多樹。樹少故其石盡見，見而數百里間似但有石而無山然者。又一似造物者以此地為無用而盡以委之石然者，盡以委之石，於是此地之山皆為石之所掩矣。噫，亦大異甚。

○小英石

英州為奇石之藪，其有根者叢起而為峰，無根者散佈而為石，石者峰之餘也，峰者山之骨而石其齒牙也，凡以皺、瘦、透、秀四者備具為良。其出土者曰陽石，受雨雪多，質堅而蒼潤，扣之清越。入土者曰陰石，則反是。石生山谷間，大小相疊，一一嵌空鬥竦，具峰巒巖洞之狀，即一卷許，亦輒芙蓉亂削，乳竇交通，巖勾漏，小心視之，須五日始盡其一峰，十日始盡其一谷，此以小而奇者也。其大者土人嘗載至五羊，以輕重取值，使工層壘為山，連皴接筍，參差相配，臥者為嵩，立者為華，坐者衡而行者岱，千岩萬壑，磴道周回，錯植花木其際，宛若天成，真園林之瑋觀也。英石外有曰蠟石，以黃潤如玉而有巖穴峰巒者為貴。又有鑿取岩中玉乳，長至丈餘或數丈，置水木間，標空峭竪，潔白光然，是曰山芽。每與英石假山間列，而以蠟石平鋪其下，為陔陀起伏之形。遠視之，高者為群玉之山，卑者為黃金之谷，翠屏丹嶂，掩映如霞，雖炎洲多奇山水，而恒以此為絕勝。外有羅浮石亦貴。昔牛僧孺嗜石，東第西墅列致之，以太湖為甲，羅浮、天竺為乙。李德裕亦嘗使日南太守致羅浮石。而張■知南海，不持瑰貨，惟載羅浮石以歸。宋張愈亦嘗升羅浮買石。今客於東粵者，珠香犀象之外，未聞有此清賞也。毋乃泉使人貪，而石使人廉耶。

○蠟石

嶺南產蠟石，從化、清遠、永安、恩平諸谿澗多有之。予嘗溯增江而上，直至龍門，一路水清沙白，乍淺乍深。所生蠟石，大小方圓，■果■厄多在水底，色大黃嫩者如琥珀，其玲瓏穿穴者，小菖蒲喜結根其中。以其色黃屬土，而肌體脂膩多生氣，比英石瘦削嶄岩多殺氣者有間也。予嘗得大小數枚為幾席之玩，銘之曰：「一卷蒸栗，黃潤多姿。老人所化，孺子其師。」

○三石

會城有三石，東曰海印，西曰浮丘，中曰海珠，皆地之■也。海珠在越王台南，廣袤數十丈，東西二江水環之，雖巨浸稽天不能沒。語云：「南海有沉水之香，亦有浮水之石。」謂此也。相傳有賈胡持摩尼珠至此，珠飛入水，夜輒有光怪，故此海名曰珠海，浦曰沉珠，其石則曰海珠雲。石上有慈度寺，古榕十餘株，四邊蟠結，遊人往往息舟其陰，端陽、七夕作水嬉，多有龍郎蛋女，■魚酤酒，零販荔支、蒲桃、芙蓉、素馨之屬，隨潮來往。遙望是寺，魚沫吹門，蟾光次壁，朝晴暮雨，含影虛無，恍忽若鮫宮貝闕而不可即也。海印，潛石也。在下方之東，半出波際。其上有京觀樓，周以雉堞，視海珠、浮丘，隱隱若三台象。浮丘去城西一里，為浮丘丈人之所游，古時浮丘在海中，與海印、海珠若離若合。宋初有百二十歲老人陳崇藝言，兒時見浮丘山足，舟船數千，山四畔當窺宛然。今浮丘距水四里餘矣，丘下有井，葛稚川嘗飲之。有海神獻珊瑚一株，因名珊瑚井。井旁多{**希}葦草，三月上巳，遊人多往採擷。前有館曰朱明，館中有軒曰挹袖，堂曰白雲，宋經略蔣之奇所建。蓋以浮丘在羅浮之西，為朱明門戶。羅浮東有浮碇，西有浮丘，皆朱明之所從出入者，浮山之來，以囉山而定。浮碇以始之，浮丘以終之，斯朱明之首尾也，故觀曰朱明。郭弘農詩：「左挹浮丘袖，故軒曰挹袖。」予詩云：「浮丘舞袖長千尺，東拂羅浮西白雲」是也。白云者山也，亦羅浮之西麓，而浮丘又白雲之西麓也。羅浮之路，自浮丘而始，至白雲而終，地道潛通，無間遠近，故堂曰白雲。浮丘又白雲之門戶也，萬曆間，學士趙志舉以謫官至，開浮丘大社，與粵中士大夫賦詩。而范浮丘、稚川二仙像祀之，以浮丘公與王子晉吹笙得仙，又為亭曰吹笙，而堂曰大雅，樓曰紫煙，軒曰晚沐，於此地一大開闢。既去，人為亭以留其烏，至今百有餘年矣。荔支梅竹之植，手澤猶存，予每徘徊而不能去。《詠區海日詩》云：「林裡時藏蓬島路，城頭半出羽人家。」又云「羽人家在朱明口，卻辟此丘為戶牖。」又云「此丘往時在海中，三山煙霧晴■■。」今日丘林帶城郭，惟餘海月一片掛長鬆，不禁浩然而興歎也。丘前有撒金巷，予家嘗近焉，兒時數就珊瑚井旁嬉戲，為謠曰：「浮丘叔、浮丘丈人同一目，撒豆成金人不知，肩上珊瑚擔一束。」相傳有二仙，一老一少，兩人一目，彼此扶挈而行。居人遺以麥豆，撒之成金，視所荷之薪，則紅白珊瑚枝也。老者浮丘丈人，少者浮丘叔也。考《列仙傳》，浮丘伯姓李氏，不言浮丘叔，意丈人其即伯歟。然浮丘伯，班固以為荀卿門人，服虔以為秦時儒生。高後時，浮丘伯在長安，楚元王交嘗受詩於浮丘伯，又遭子鄢客與申公俱卒業。當時浮丘伯或與安期生為友，安期生至粵，而浮丘伯亦相從而至耶。

○五羊石

周夷王時，南海有五仙人，衣各一色，所騎羊亦各一色，來集楚庭。各以谷穗一莖六出，留與州人，且祝曰，願此■永無荒飢。言畢騰空而去，羊化為石，今坡山有五仙觀，祀五仙人，少者居中持粳稻，老者居左右持黍稷，皆古衣冠。像下有石羊五，有蹲者、立者，有角形微彎勢若抵觸者，大小相交，毛質斑駁。觀者一一摩挲，手跡瑩然，諸番往往膜拜之。薰以沉水，有煙氣自竅穴中出，若石津潤而生雲也。予詩云：「神靈所窟宅，厥惟祝融鄉。浮丘與安期，來往亦不常。何者五仙人，各騎一色羊。手持五穀穗，■■三尺強。黍稷居兩旁，粳稻居中央。羊亦銜果■，以種遺炎方。豐年再三祝，倏滅餘景光。越人念粒我，春秋修蒸嘗。報賽若先農，水旱仍遑遑。作觀楚庭西，五仙列成行。少者反當中，老者左右方。膝前各一石，或蹲或翱翔。或立或僵臥，大小相低昂。抵觸勢有餘，角形彎以長。言是羊所變，毛質皆青蒼。一卷自周時，摩挲歷帝王。斑駁見手澤，表裡含光芒。番夷多膜拜，薰用蘇合香。餘竅出煙氣，一縷何飛■。恍若白雲核，氤氳所含藏。尺寸天所留，所關乃雨■。」

○相石

文信國嘗於潮陽與元將李恒戰，兵敗，馬蹙不能起，忽有巨石轟然，墜於道旁，追兵驚僕，公得脫。居人異之，因名其石曰相石，今有相石亭焉。嗟夫，天能脫公於潮陽之一日，而不能脫公於燕市之三年，天之所以死公者，蓋將以為元也。葛氏云：公在小

樓三年，其意在趙氏之孤。蓋宋絕於柴市之殺文山，非絕於■海之溺秀夫。

○望夫石

清遠縣有貞女峽，西岸一石狀女子，是曰貞女。相傳秦世有女數人，彩螺於此，風雨晝昏，一女化為此石，即今望夫石也。羚羊峽南亦有望夫石，陽江西一百六十里，有望夫山，旁有丫髻石。四會西百里，有新婦石，皆與廣西之留人石相反者也。留人石在南寧江之北岸，狀如女子。諺曰：「廣西有一留人石，廣東有一望夫山。」謂此。蓋廣東之賈，多贅於廣西而不返，其怨婦皆以此石留人，西望而詛祝之。予嘗代為之辭，其詛云：「留人石，莫留人。風吹石，化為塵。」其祝云：「留人石，既為塵。望夫石，復為人。」

○南台石

南台石，在平遠城西南八十里，高至四百八十丈，週四裡餘，四面壁立，中一徑蛇盤而上，巔甚平，可居萬家，此天下之奇石也。以其奇，故不以山為名而掩其石，以其平，故名曰台。名為台，而石之為用大矣。

○九曜石

九曜石，在藥洲旁，南漢主劉■使罪人移自太湖，靈壁浮海而至者。石凡九，高八九尺或丈餘，嵌岩■聿兀，翠潤玲瓏，望之若崩雲，既墮復屹，上多宋人銘刻。一石上有掌跡，長尺二寸，旁有米元章詩。一石白色中空，一圓石為頂，若牛頭大，可五尺，身中直通至頂，四旁有十餘竇相穿。有刻云：「花藥氤氳海上洲，水中雲影帶沙流。直應路與銀潢接，槎客時來犯鬥牛。」一石通身有小孔如水泡沫，一石獨大，合三石為之，下有數萌，長三尺許，■差如雪。父老云：向未經見，此客石也。久而生筍，豈地之靈使然耶。然今亦摧折矣。

○羅經石

羅旁水口有平石，約二畝許，在大江中，上多紋，縱橫若羅經，名羅經石，一名錦被石。西水漲時，望之隨波下上，與三水之龜紋石，香山之浮虛山，歸善之浮碧山，皆南海浮石之一也。石名錦被，故其江名錦江。錦被石乍浮乍沉，常如浣濯之狀，又名濯錦石。

○雨之石

雨之石有二，其一在封川西南錦錢山，石上有巨人跡，歲旱以水濯之則雨，名聖石。蓋五行金生水，金為氣母，金在天為星，在地為石。星動搖為風雨之候，石津濕為雨水之符。石者氣之形，星者氣之精，以水濯沐，使之精形相合，而水生致雨，理亦固然。以為神人跡之所為，妄也。蓋石上雲而星降雨，勞其形以出其精，凡石皆可為之。其一在揭陽黃岐山，山有一窪池，容水數鬥，旁有峙石，方厚二丈許，歲旱積水池中，以夏灑峙石，石滋潤即雲蒸而雨。有銘者云：「元氣之核，風雨之胎。我疑爾腹，定有潛雷。」邑人因名其石曰潛雷，豈亦以巨人足跡耶。又高要西南五十里。有白豬石，早以白泥塗之輒雨。澄邁縣西有奇石如龜，名石龜命，石潤則晴，乾則雨。是皆雨之石也。

○獅象二石

有獅、象二石，在始興玲瓏岩。其色獅青而象白，土人取二石各一片，磨薄置盤中，以醋沃之，二石相去咫尺，輒能相就，離之複合。蓋獅之青，陽也。象之白，陰也。磨薄者，以火之力使之陰陽相合，而醋又炎上之苦所作也。有雞啼石，在從化縣東二十里，高丈許，方廣稱之。相傳自他所飛來，以雞啼而止。有二魚王石，其一在陽春城北，屹立江潭，古木蒼藤幕其上，歲旱禱之，投藤藥以毒潭水，有巨魚紛紛浮出即雨。其一在陽江東南沸村，歲有雞尾魚來朝之。有鴛鴦石在肇慶七星岩口，石凡二，各長丈許，大四五尺，一俯一仰，號曰鴛鴦石。乙卯歲，岩上一巨石墜，擊傷俯者，明年春兵亂，婦女多被擄掠，人以為此石破碎之兆。又有鴛鴦石，在德慶雲{**強}山上，石亦二，一大一小。崇禎間，大石先墜，去平田數里而止。後一日小石復墜，與大石同止一處，又號公婆石，是皆石之為怪者也。

○海石

海石有二，其一曰海花石，蓋瓊海咸沫所凝，有似假山者、花樹者、人與鳥獸形者。初甚鮮翠，久乃枯槁，其狀若盤者名荔支盤，質如荔支之殼，皺而紅紫，以畜養金鯽魚甚善。其一曰羊肚石，出陽江，大如拳許，浮游水上。左思所云，雲雨所儲。浮石若桴者也，以之濯磨污垢亦善。此二石皆水之質水之渣滓所成。若山之石，則火質火之精華所成也。火之精華者，以紫石英為最。紫石英出東莞爆山，大如指頭，小者如石榴子。色純紫，光明鮮豔，若漳浦茅晶，而多五稜，廣人多以飾佩帶器物，婦人絕孕十年無子者可療，以為服食亦善。或有詩云：「增城雲母粉，東宮紫石英。仙人所服餌，往往得長生。」雲母亦火之精華也。有雲核者，多產羅浮山中，其黃者出黃雲，白者出白雲，各以其色，蓋亦云之母也。屑之調為漿，久飲之，口能吞吐五色雲。

○石糞

從化之北九珠山，是多青石，居民燔灰以糞田，名曰石糞。蓋田之瘠以石，而肥以灰，灰有火氣，田得其暖而陽氣乃生。火生於地，地之火不足，以人力之火補之，亦一道也。英德、陽山諸縣，耕石田者十家而九，亦純用石糞。以石而瘠，亦以石而肥，故其田多谷。予有《畚田詩》云：「畚客石為田，田肥宜石糞。英州石太多，燔石無人問。」又云：「火燒土膏暖，陽氣發畚田。盡斬陰陽木，斜禾種絕巔。」

○西樵石

西樵諸峰所產石，各各不同。獅腦之石其色白，性剛而粗理。鬆岡之石其色紫，禾倉之石多青，其用皆可為柱為磚為器。急水之石色紅，性最柔，可斬削為爐或埭地。龍泉之石性堅而理細，色兼紫黑，可為碑及硯，其黃則雜於諸色中。夫以一山而備此諸石，異矣哉。由西樵延互至王借岡，其下多白石，可■垣屋，然久而■爛。一種花膏青，粗而稍堅，經雨則白點星星然出，可為柱及礎，性頗耐久。然且巨鑿之，未免損傷地脈。曩御史屠應坤有疏，謂廣州背嶺面海，左羅浮，右西樵、王借，南服一撮聚也。五嶺西起衡陽，東盡汀漳，朱熹所云第三重案山也，今亦神京之案山也。羅浮、西樵，又五嶺之門戶也。蓋山嶽氣完，則人才生而天下治。古者以山崩川竭為不祥，況於自傷殘可乎。且鄉民外名鑿石，內實開礦，聚眾多人為地方之患，不可不禁。

○端石

羚羊峽口之東有一溪，溪長一里許，廣不盈丈，其名端溪。自溪口北行三十步，一穴在山下，高三尺許，乃水岩口也。匍匐而入，至五六丈為正坑，從正坑右轉數丈為西坑，坑門最小。從其旁人為中坑，從正坑左轉十餘丈為東坑，東坑外即大江矣。坑中水淵停不竭，以罌甕傳水，注槽筥中，水稍竭，乃可下鑿。石有三層，上層者稍粗，中層多鳩眼，下層在水底，多破碎不受斧鑿，凡西、中、東三洞皆然。三洞皆有蕉葉白、火捺，而東洞尤美。其美也以有青花微細如塵，隱隱浮出，或如蟻蝨腳者為上，粗點成片者次之。蓋石細極乃有青花，青花者石之精華也。外則有若黃龍文者，硃砂點者，麻鵲斑者，水氣縈折如一道川流者，圓文如花花珠湧有層數者，拖綠纖長如玉帶者，黃若絲縷名金線者，斑蝕如蟲齧名蟲蛀者，兩旁色赭名為■魚之邊者，凡十餘種。其火捺以紫氣奔而回礪，又如血暈散開，有若雲霧之氣。或小而圓輪若金錢者，蕉葉白以純白成大片者，黃龍文以黃氣散佈，鴻鴻■者，麻鵲斑以點黃如粟者，硃砂翡翠以紅綠分明者為上。眼大者如五銖錢，小者芥子，以活而清朗有黑睛，非肉非淚非死者為上。眼又貴碧不貴黃，貴圓不貴長，貴陽不貴陰。黃明為陽，綠暗為陰，貴多暈，暈至十餘重者。大率暈有奇無偶，然與黃龍金線等紋，皆石之病。火捺、蕉葉白亦乃石皮，而青花粗者，又岩底最下一層，不足貴。大抵上下及四旁者皆不精，上層為天花板，粗燥，最下為沙板，過細又不精。惟中層者，純深秀嫩，一片真氣，如新泉欲流。又如雲霞氤氳，溫柔長暖，斯乃石之髓也，得之可以盡廢諸石矣。予嘗得其一，名曰水肪，其序云：端石有五質，水質為上，此水之質也。水之精華所結，虛而為雲，實而為石，人見以為石，吾見以為水，故以水肪稱之，肪者水之膏腴也。銘曰：「水為石命，火為石性。斯水之精，以玄而聖。其質尚柔，溫然可敬。」

唐宋古硯，大率老坑、新坑等十餘種，落墨而不發墨，雖有墨痕繡蝕，古色可愛。然不費水不費筆墨，未有如水岩之美者。他若黃坑、錦雲、梅花坑、屏風背、宣德岩、朝天岩諸石，率燥濕，渴筆飲墨，久用輒成鏡面。惟水岩古停墨不乾，墨著筆端即起，積痕細薄，披之盡脫，以姜及浮炭片磨洗宿墨，復堅細浮潤如故。墨如雲氣蒸湧，少研輒滿，其體重而輕，質剛而柔，摩之寂寂無纖響，按之若小兒肌膚溫軟，嫩而不滑，秀而多姿，握之稍久，掌中水滋，蓋《筆陣圖》所謂浮津耀墨，無價之奇者也。水岩在老坑之內，宋治平中於此彩硯，東坡所謂千夫堰水，挽澆汲深，篝火下鎚，百夫運斤而得之者。初從頭洞至水坑，自高而卑，二里許，魚貫而入，不得昂首直腰。中有軒有竇，或盤或援乃得至。以豬脂漬布燃照，沿河曲水而行，行皆向東。初至者為西洞，其石無眼。又入為下岩，宋所開坑，名曰康子岩者也。此岩最寒，能傷人。又入為東洞，康子之前為南洞，多蕉葉白。其後為北洞，石彌純粹水彌深，近外江水，久必有穿漏之患。昔人取石留數柱，虞其頽圮，今名為東留柱、西留柱，亦取之，以木柱代矣。凡石外皆有粗石，粗石內連膠，剖膠乃得石。火捺者，石之堅處，血之所凝，故其色紅紫或黑。蕉葉白者，石之嫩處，膏之所成，故其色白。其一片純潔無斑，真紫碧青，微有青花，如秋雲綿密，或如水波微塵，視之不見，浸於水中乃見，必須心如毫髮，乃知其妙。此石乃在窮淵，水之所凝，雲之所成，玉而非玉，冰而非冰。水為其氣，云為其神，其石之質欲化，而冰之體已堅，此真端溪之精英，其價過於瑤瓊者也。凡香有結，石亦然，香木之結者為香，端石之結者為硯。其石大至數尺，去其不結者，取其結者，僅得掌許，故硯之大而佳者最難得。通水岩中，石之結者無幾，非片片皆精好也。

端溪之南第一峰，第一條坑為水岩，第三條為文殊坑，當中一條為虎坑。水岩之上為屏風背，為朝天岩，為新坑，為岩仔，為宣德岩。宣德岩久已無石，西洞今亦鑿穿，江水入焉，不可以復鑿，即鑿亦僅容二斧四人而已。中洞尚可容六斧十二人，東洞可容四斧八人，更番鑿之。此岩自宋治平四年重開，有內官魏封勒名其上，封當與江西石匠數十人，被岩裂壓死洞中。今岩口有魏太監墳，葬其客魂而已。石匠常為怪，叫呼擲礫以嚇人，入洞者毛髮凜然，憂鬼魅之為害，或亦山靈不欲精華盡出於人間也。他若亞婆坑在峽北，從第一條坑而入，黃坑在峽南，從龍華寺後而入，石皆有眼，而色紫質粗。梅花坑在峽口東，從沙步典水村而入，石亦多眼。眼大而暈重，不甚分明，質青亦粗，則山靈之所不甚吝惜者也。當宋時，水岩未開，皆於七星岩北將軍嶺之下，名為將軍坑者取石。其石色黑無眼，質亦粗，至今黃岡硯估尚取之。然諸坑石皆易取，惟水岩積水淵，亭，非具大力者不能取。取必於冬始，於春終。天寒江落，峽水淺，乃可列炬而入，杓泉而出，金錢之費雖不貲，然得佳石無幾。蓋天地之精華有盡，一卷之多，與蛟螭爭於水府，崖壁一坼，性命齊捐。噫嘻，可不畏哉。大抵佳石之得，良有命焉，不可以人力強求。予少頗奮硯，以熊制府所開石為最，次則某藩王所開石，今時石皆不如昔，蓋端溪精華亦已盡矣。嘗從友人得一硯，名之曰大璞，有《乞硯行》，頗能形容其美。辭云：「羚羊峽東惟端溪，水岩之口臨江低。石師匍匐下絕磴，中穿四洞先東西。使君最嗜紫雲片，腳踏青天割為硯。青花細細似微塵，蕉葉白中時隱見。空雨氣成黃龍，欲散不散浮水面。豬肝淡紫方新鮮，帶血千年色未變。中間火捺暈如錢，半壁陰沉望似煙。翡翠硃砂非一種，斑斑麻鵲點多圓。斯是水岩石中髓，水之精華結淵底。就中純粹含乾德，紛紛脂玉漸肌理。入手溫然暖若春，浮動心花兼意蕊。姑射冰凝總在神，昭儀膏滑那濡水。玉骨雖剛按似柔，生氣週身無不靡。鷓鴣何須活眼多，霞亦是空天滓。使君命匠細磨礱，中有三方最高美。其餘浸潤水盤中，水碧金膏盡糖秕。分我東河一大鱗，似方非方非石子。縱橫六寸甚端厚，蕉葉青花相間起。前者兩片琢未成，贈我已與瓊瑤似。使君割愛本非常，不貪為寶吾難已。」而《大璞銘》云：「水岩一角，天然大璞。自成瑤璋，不用追琢。蕉葉白凝，火痕丹渥。文聖之純，潛龍之確。水湧雲蒸，書成不覺。一氣氤氳，其元在朔。與我心華，慙慙浣濯。」

磨硯，先以水岩口之前亞婆井粗石磨之，次以靈山寺前細沙和粗石磨之，次以蟒蛇坑之石細磨之。又以飛鼠岩之石，細細磨之，然後上蠟，使顏色增潤。或偽為佳眼其上，蠟以沃之，亦可觀。予詩云：「石工欺汝只纖毫，翡翠硃砂總未高。鷓鴣眼多堪抵鵲，梅花坑好可磨刀。」大抵石以純粹無諸瑕疵，色如羊肝淡紫，生氣蒸蒸者為上，眼非所貴。水岩率無眼，眼者石之筋絡，亦石也。然石美亦不妨有眼，相傳下岩舊坑卵石，色黑如漆，細潤有眼，眼中有暈，或六七眼相連。扣之清越，研之無聲，著墨不熱無泡，良久微浸，若油黴發，此至慶曆間已少。中岩在山半，名半邊岩。其卵石紫嫩肝色，細潤有眼，小如綠豆，有條紋或白或綠，扣之及研皆無聲。外有黃膠包絡，久用鋒芒不退，宋時此坑取之亦竭矣。中岩新坑，石色淡紫，眼如鷓鴣，有暈。其嫩者扣之無甚聲，磨墨有微聲，久用鋒芒退乏，此不及下岩遠甚。上岩舊坑有青紫，新坑石皆灰色，紫而粗燥，眼如雞眼大，扣之磨墨皆無聲，有鬆板紋。久用光如鏡面，比中岩又遠不及。總之，水岩石佳者有窮，自宋至今，英華日消日削，金礦、銀坑、砂窟且已告盡，而況於九淵神髓，美逾瓊瑤者乎。比年斧斤不輟，山靈告哀，有力者負之而趨，無以自保。予嘗為文以弔水岩，又有歌云：「水岩之石水精子，帶血羊肝純作紫。火捺金錢朵朵圓，白凝蕉葉為肌理。年來岩底彩無餘，鬼斧神工多得髓。紛紛散入富豪家，什襲文綾與絳紗。未雨那知泉有本，長乾爭見墨生花。綠塵半與圖書積，安得松煙飽朝夕。真氣徒含天一深，空光未有雲霞跡。琉璃作匣枉稱珍，終日隨身詎有人。風雅紛葩思賦客，春秋羽翼憶經神。君今欲彩瑤璋質，尺寸微瑕皆勿失。天留淳樸與遺人，鬼瞰高明悲巨室。」

羚羊峽西北岸，有村曰黃岡，居民五百餘家，以石為生，其琢紫石者半，白石、錦石者半。紫石以制硯，白石、錦石以作屏風、幾、案、盤、盂諸物，歲售天下逾萬金。性多狡黠，善以贗坑石惑人，每得重價，白石即西洋諸番亦來買取。蓋黃岡衣食於石，自宋至今，享山岩之利數百年矣。予有黃岡詩云：「村小當高峽，家家擁石林。琢磨兒女力，揮灑聖賢心。」又云：「此地耕桑少，人人割紫雲。雙鎌天際至，一片水坑分。」其南岸金渡村居民，則以龍須蒲席為生。

宋熙寧中，杜諤知端州，禁民毋得彩石，而知州占斷，人號為杜萬石。周濂溪時提點廣南東路刑獄，惡其奪民之利，因為起請，凡仕於州者買硯毋得過二枚，遂為著令。葉石洞云：宋賈硯，惟賜史官，故端硯重於天下，杜諤遂以蒙詬。夫有尤物，皆足厲民。正統後，彩硯之使不至，人直礪視之，非惟上所好耶，善乎子罕之辭玉也。曰：「懼喪吾寶。」嗟嗟。吾寶無喪多矣，而奚人之寶為。傳稱唐有韋承慶左遷高要尉，有餽紫硯者，置案上。歲餘起辰州刺史，復以還之。包孝肅知端州秩滿，有一硯投於羚羊峽口。馬驥判肇慶府，有潛以奇硯獻者。驥曰：此亦長物也，謝之。噫。若三公者，可謂無喪其寶者哉。

○錦石

錦石，出高要峽，青質白章，多作雲霞、山水、人物、蟲魚諸象，以為屏風几案，不讓大理石，但質微脆耳。其純白者產七星岩，名白端，為柱為礎及幾、案、盤、盂，皓然如雪，皆可愛。蓋七星岩內外純是白石，亦有白質青文，然望之蒼黑如積鐵，以歲久風雨剝蝕也。最白者婦女以之傅面，名為乾粉，與惠州畫眉石、始興石墨，皆閨閣所需。

○石笠

西樵有一巨石，形如笠，文敏公鑄曰「霍子笠」。予補之以銘曰：「吾之笠，石所成。吾戴之。雲之輕。」又有一石狀冠，予鑄曰：「屈子冠」。銘之曰：「白云為衣，瀑布為帶。復此石冠，徜徉天外。」

○四石鏡

四石鏡，一在東莞青紫峰，朝霞則青，暮霞則紫。一在和平仙徑，山色明則雨，暗則晴。一在澄邁白石嶺，色白則晴，黑則雨。一在羅定八片嶺，體芒圓大可數尺，其下一水橫流，水映日，日映石鏡而光生焉。譬之月然，受日之光以為光。

○石船

高州潘仙坡有一石船，中巧，兩端微起若荷華片，長八尺有半，廣四尺。又有石篙一，在雲爐洞，長二丈許，相傳潘茂名真人遺物。予有《石船銘》云：「至人餐石，以剛為柔。至人乘石，以沉為浮。風將氣御，水以神遊。芙蕖一瓣，泛泛如舟。虛無之滓，為爾長留。」

○石的

會稽射的山，絕壁上有有的，蓋石的也，訛石為射也。英德彈子磯上有一孔，亦石的，有的有重量，然不能時玄時白。

○石牀

電白湯泉之上有石牀，長二丈餘，廣七尺，鐫「浴沂石」三字。行者浴湯泉畢，多臥其上。萬曆初，泉忽涼。今越八十餘年，有客過之，以為陽鬱為陰、熱鬱為寒也，因潛導之，三日後復溫。

○端溪硯石

侯官高兆固齋云：「端州分野直星紀。」僧一行曰：「天地兩戒山河，與天之雲漢始末。」謂星紀得雲漢降氣，為百川下流雲。羚羊峽距郡東三十里，東三江之水。其山產石類■■力，唐宋以來，才人文士，彩作硯材，蘇文忠稱為寶石，蓋東西粵扶輿之脈蘊■■也。未至峽十里為大■■山，皆牛毛細皴，宛如畫境。峽山青蒼對峙，江流泓淨，頗似嚴瀨。峽石礦凡十一，北岸坑曰阿婆，曰白婆墳，其石質黯黝不鮮，佳者亦有火捺紋、蕉葉白，可亂水岩、朝天岩。惟青花中，黃星密灑如塵，眼大於螺，若人張目，湛湛無神，真賞家以此辨定。碧點長斜，似眼無瞳，每石一片，可得十二三點十數點者。梅花坑在峽外三水境中，峽將盡岸，南山坳有洞。書宋治平四年，差太監魏某重開，土人名曰岩仔坑。其石叩之聲冷冷，久磨能滑，旁有塚，相傳其時開鑿中虛，崩閉數百十人，太監死焉，守土者葬其冠服於此。坑下度小山曰新坑，其石細潤微青，蕉葉白亦青，西上越水潤隔裡，曰朝天岩。其石堅實，不能滑膩，火捺紋成結不運。若蠟炬著壁斜斜，及燒損几案處，蕉葉白色晦氣黃，純潔無痕者亦可貴。古塔岩其石比朝天岩，無火捺紋、蕉葉白。古塔岩後為屏風背，其石木如，譬豬肝曝於風日。宣德岩在屏風背下，去水岩二里許，其石彷彿水岩，今不可得。岩仔坑東有洞，廣如屋，曰棧安洞，舊時開坑石工所棲之所。又東有小山圓阜，下為水坑，折上數十武，有萬曆二十八年，差督理珠池市舶內官監太監李鳳，開坑封坑月日立石。洞臨江口，小於圭竇，石工裸身，盤盛■■膏，燃火腰錘螺旋而進。入洞西轉，有淵不測，先投以石，聞水聲，急轉西折，不則墜深淵矣。正洞容工一二十人，由正洞入西洞，西洞漸寬，東洞舊納四人，二人運鑿，二人仰臥，膝前置磁盤燈於胸以燭之，不能坐立捧。今容七錘，且十四人矣。三洞，正洞石上上，次東洞，西洞又次之，土人皆名曰老坑。石三層，上層近山沙，透漏如蠹蝕曰蟲蛀，其質微遜中層，常有翡翠雜拉。中層火捺紋、蕉葉白，其絕品，東瓜襍、青花及眼生蕉葉白。下石工所名下層石也。又下，麻鵲斑紋成魚凍，或如唾涎，亦有眼。眼中瞳含沙多脫去，此中石時有蔚藍者，秀色可餐，不一見。下此底坂石雲。中層、下層火捺紋，如朝霞蔚起，散若馬尾。若刷絲縈繞，絢彩熊熊，大當錢，有芒，曰金錢火捺，品上上。<黑■■>然黑色曰鐵捺，如蚓白鳳涎，皆石疵。蕉葉白上下四旁，必有火捺紋掩映，舊坑皎潔比紈素，近坑白中雜出青花也。青花上品，若潤■■細藻，朱碧瑩然，■■縷隱隱。又如魚兒隊行，青花明顯如石花菜者，石工稱為芋紋，品中中。三洞眼各異，正洞眼赤，圓如珊瑚鳥目，石嫩眼侵土氣者若象牙，其瞳分明亦足賞，東洞眼碧，色數量，對之奕奕射人，曰鷓鴣眼。圓正明媚者不易得，他洞偶一有之。西洞眼黑，圓瞳一黍如玻。三洞石，正洞下層第一，入手溫潤柔膩有生氣，鮮潔茜麗，磨之與墨相親，摩挲心動。東洞西側深處曰飛鼠岩，其石有紋曰黃龍，斜互石面，工指為瑕。正洞亦有黃龍紋，游揚如雲氣如薄羅，亦移人情。三洞俱水中，冬日引水盡乃可取，正洞北潭底水深不可引，時有鬼神。東洞徑傾仄，水工列小童，長跪舉杯勺揚水，水乃涸。以故開坑先引水閱月，費金錢至累千金。舊制把總一員，專轄守坑，律令盜坑石比竊盜論，其厲禁如此。永樂、宣德間開坑，未幾俱罷去。崇禎末，蜀人熊文燦總督兩廣日，指揮蘇萬邦致石工於江西，■■火中夜開坑，不敢自日中也。丁亥後守禁罷，至今凡六開坑，工受官役日有程，不擇膚理，鑿伐坼裂，宋元明五百餘年未聞也。大抵石理日剝，精華日盡，氣韻顏色，不能一執成說，要以老坑具妍姿者為定。予至端州值開坑，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，訪之石工，其言殊別，徵其說各護所偏。予既喜身親古人未言之見聞，復重慨夫文明之璞，一旦割裂而出，天地真蘊，山川元氣，漸至竭耗，不數十年，此山便成陵谷，無有問津之處。爰述於編，庶幾後之君子觀覽寶藏，知此石實雲漢之鍾萃，三江五洲之榮衛，或可以小慰於真宰也。陳恭尹跋云：硯之用，發墨不損毫，二者盡之矣。不損毫常硯皆能之，唯發墨之妙，非親試水岩不知也。他硯粗則銼墨，細則拒墨，水岩即不然，玉肌膩理，拊不留手，著水研墨，則油油然若與墨相戀不捨。墨愈堅者，其戀石也彌甚，以他硯並之。水之分數同，墨同，手同，而為研之數，水岩常少於他硯十之三四，每春夏間積雨時，墨竟日用之，則稜角軟腐反張，唯水岩可免此病。驟以他硯易之，頃刻不勝其苦矣。硯糟之水，隆冬極寒，他硯常冰，而水岩獨否。具此數妙，雖使樵樵無文，猶將拂拭用之，況其體質之美，千奇百變，不可殫窮，豈南離文明之德，獨萃於端溪耶。固齋所考，剖析辨證，已無遺義。然近歲往往有一二所新出之石，氣韻顏色，幾足亂真，不深心識別，鮮不為所眩惑。亦有出自水岩，如固齋所云，精華日見，不能一執成說者。大均跋曰：予嘗讀巽《石語》一篇，言端溪石頗詳核。而以天地英華，日消月剝為恨。固齋客端州，盡得三洞之精蘊，辯■■毫芒，大泄神理，俾羚羊寶藏，一一肺肝如見，美惡精粗，莫逃淵鑿。自唐宋以來，罕有能言及此者，真端溪之幸也。固齋來值開坑，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，其美亦不如昔，因慨夫文明之璞，一旦割裂無遺，天地真蘊，山川元氣，漸至竭耗。不數十年，此兩峽將成陵谷，將雲漢之扶輿，三江之榮衛，無以復完，恐為斯地之災眚。噫嘻，誠仁人君子之用心哉。予嘗為文弔水岩，有曰：

「嗚呼水岩，有此寶藏。斧斤自戕，精靈日喪。尺寸之膚，雲情水狀。

氣含九淵，無以自養。日燠月寒，晝夜摩蕩。似剛似柔，面粹背盎。

白葉青花，瓊瑤不讓。大璞難完，經營巧匠。天地大文，惟人醞釀。

豈在一卷，光華可仗。水坑雖美，於寶無當。作者之聖，不以為尚。

述者之明，不以相祝。嗟爾三洞，有消無長。山腹穹然，穿穴相向。

無石可觸，雲不能上。發育無功，厲生腑臟。負之而趨，巖巖大創。

有力之人，肩項相望。山靈自災，敢雲無妄。曷不崩頽，淪於沆漭。

卷彼■■江，以自深廣。」

○洗頭盤

永安苦竹■■瓜梅花岩畔，有一石坎，名仙女洗頭盤。相傳女子就盤沐發，能使發■■美而長。大均嘗鐫其下云：「安得仙人九節杖，拄到玉女洗頭盤。」